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辭命三

成帝

報匡衡詔

建始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策

同前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按帝之報臣衡報張禹禮意可謂至矣如非其人何存之以見當時賢者不任而任者非賢

減死刑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首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王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

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事已見元帝議律令詔下

封楚王賢子詔 河平四年六月。器宣帝子。成帝時入朝被疾。天子聞之。下詔

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賢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歿遭命罹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勛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

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

封丙吉後詔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

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願德茂焉詩不云厚無德不報其對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吉薨子顯嗣有罪奪爵為關內侯成帝帝時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云云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

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是故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

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

流冗者衆顏氏曰冗散失其本業也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

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

災害什四以上民貧不滿二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

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

全活之思稱朕意

罷昌陵詔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顏氏曰罷讀作疲客土䟽惡終不可成朕推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立太子詔綏和元年二月孝哀帝紀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王成帝賢之

徽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繫心

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二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按哀平之世詔令亦有可觀者然弄臣為輔篡賊顯國尚何道哉故削之

光武封卓茂詔本傳卓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

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范氏論曰建武之初雒陽方擾遽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控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閣立館何異哉○愚按西都之士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燁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推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議省刑法詔

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職事焉

命郡國給粟高年等詔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蠱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推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

獨及鴛鴦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更職所置尚繁其令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食之詔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

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奉行

法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

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章懷

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計三年

往年已初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道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二十二年七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各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遺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寡貧

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備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

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為寶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詔

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按孝武以後詔令繁文多而實意少至光

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

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各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
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
隗囂所誑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
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
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
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
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
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
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
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
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
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
十七年五月詔曰借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甚
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無如孝文
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
追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足蓋自
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散則文
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臧官詔

本傳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官願得五
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

憲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與
揚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

時張良於下邳北前
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
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
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
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負人有者殘殘滅之
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
則自取譴於日月
災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

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

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父自是諸將莫敢復言

事兵

賜周黨烏詔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著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

不謂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

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並涉淵水而無收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

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

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

令月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

車輓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

而酌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

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

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

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

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

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

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

其於己禮太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

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醢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哽咽故置

漱也所以繫口音胤

人於前後祝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小雅篇名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八佾具脩萬舞於庭佾列也謂舞者行列也左氏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子不稱其服也求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相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

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夫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螽賊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根曰螽蟻一名短狐謂行政勿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辭猶偏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恐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

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魯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政過于天必不逆諫矣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

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亡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合

八極故君明聖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厲日食皆象君之

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

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

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曰羣僚所言皆

朕之過人寃不能理更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

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屬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

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雉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

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拆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干色

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

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飛蓬管子曰無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

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
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
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史記
日秦德公始為伏祠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
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
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
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莫喪祭也糜破積
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
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眾有司
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尊師傅詔

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
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

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二世在位為

國元老

趙熹光武時為太尉
明帝時行太尉事

司空融

融年

典職六年勤

勞不怠其以熹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二事大

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

詩兩無正之文也三事二
公也鄭玄注云幽王在外

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
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尚書
益稷

也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

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

建初元年三月
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

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
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
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
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畝不繫閥閱敷
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
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公糾非法詔

二年二月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
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
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奢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
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
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
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
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廢黜儒術建立五經
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

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

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從至建武中復置

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

聖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

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儵樊奏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

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

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

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

稱制臨决如孝宣甘露

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八年十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止恐先師微言

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

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

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元祐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

而考又令內箠長短有數今內為篇之次也又景帝京

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

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鈔音其廉反說文曰

鈔鑽之屬鈔鑽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

也。唐書云：「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孔安國注尚書曰：以鞭為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
十二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二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

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

生養萬物，享申。前書音義曰：享，乘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折也。宜助萌陽以育。

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其苦之安靜之吏，悃無華。說文云：悃，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况，平原人。吏人同聲。

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始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

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

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

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

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孳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律十二月立春不

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

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而

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

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稟給嬰兒詔

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

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

律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

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推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也

其文曰告其官云如故事誠教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今所輯以詔書為首策書次之璽書又次之誠教語多簡故闕

成帝報許皇后詔

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

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掖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曰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掖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宮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掖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央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詔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更誠不能揆其意

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其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惟陛下省察官吏故恨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許陛下見妾在掖房終不肯給妾織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又故事以特牛祠夫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大牢祠今當率如故事惟陛下哀之今更南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惟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最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

下陵上妻棄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裹誠秉忠惟義是從師古曰裹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

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發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妻無能壞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

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
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
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
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楹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
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
索言頃史之間
則欲盡也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間
既亦盡耳陰盛各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
京都於東井變坵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谷敗灼灼若此豈可以

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
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
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
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
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
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
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咸殊時變日化
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
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
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
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
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大
后所居也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
謹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是時大將軍鳳
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
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父之皇后寵亦益衰
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
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
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按劉向上列女傳
雖為女寵發然指陳王氏之醜尤深切成帝知損許后

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權豈善聽言者邪詔辭深厚爾
雅度非欽永輩不能為許后所上書輕揚浮躁宜其致
附見焉

武帝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
為齊王嗚呼小子閱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
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
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于廼國害于
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三王事詳
見後敘事卷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
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氓朕命將率徂征
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
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母作孽德母廼廢備非教士
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
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

廼順母桐好逸母爾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
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光武賜諸侯策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
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曰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史之欲忘慎罰之義
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其顯効未訓名
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諸
者即授印
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

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以上皆封
策凡四首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
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

賜王璽
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摧鋒，從高皇帝擊蓄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令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一蜀醫工長謝相二千石秦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經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譖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又使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

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曾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示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隣

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論至意
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
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
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臣子
之道改過自新紫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
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
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論道
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
臣欽願悉心自新奉詔策頓首死罪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

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

杜陵園上於是遣使奉璽書勅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
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
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

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憐焉為王懼之詩
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
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恐言未納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蟠張姓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
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
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以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能

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
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
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
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
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
自愛以上皆聖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膏欲故五常
錯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

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
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
者輒以名聞按此與前同一事故附焉觀東平王一事矣
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
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
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
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
縣如故宇前有罪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復
之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

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且夕講誦足以正身真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以上皆賜宗室璽書凡四首敕傳相書後削縣詔附

文帝答晁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賜吾丘壽王璽書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陝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

烏足以驕人哉。則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是過也。建德宮嘉惡，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過也。志平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棄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按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略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夫。

宣帝賜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偷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開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以為為不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其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

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

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萬，橐

東數十顏氏曰：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昆當畜

食多

畜讀曰蓄。本食字句絕。

臧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厥

厥寒湖也。竹足反。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

而勝

顏本微。字句絕。

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按微猶無也。言雖無將軍人皆樂此。今

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

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媯月氏兵四千人

媯羗名。兒遮反。

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

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

句音鉤。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酒泉八百

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

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

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攸飛

射士步兵二校 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

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以全勿復有疑

充國既得讓以

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上書謝罪。因陳

兵利害曰先擊罕寇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并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

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

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

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即疾劇留

屯母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

以待其微作奏未上會得進兵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

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出兵留田便百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

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

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

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

零所在兵不往擊以留得工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

擊我如氏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其意常恐

今兵不出得工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充國為屯田內有工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

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

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

按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充國奏見後卷議論中

元帝賜馮奉世爾書

水光二年秋隴西羗反於

以將屯為各奉世且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羗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羗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羗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

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

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

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虜者羽林

孤兒及呼速索等種劉德曰呼音辱羗別種也勢者謂能疆弩者也方急遣

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

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

以揚威武矣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

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

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

先武賜寶融爾書

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雜傑懷輯羗

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泉太守梁統等以融世任河西。為吏民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聞光武即位。欲向西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器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百姓不再興之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皇帝符命見於圖書。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參人事。他姓殆未易當也。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奏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

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

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章懷曰猶前通云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

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

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

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前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

蹠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蹠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

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

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王者有分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

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

輒言。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復遣鈞上書曰：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

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一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嫌介，而璽書盛稱。

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際，推任甄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

事姦為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無與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

所以尉藉之甚備。以上皆賜臣下璽書。

成帝賜史丹策

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

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豫近醫藥，以輔不衰。

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士禮，廉聲不聞，教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憚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譽，靡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鄰。其後成帝免薛宣，翟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馬宮，傅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眾心，有以尉復師丹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今觀成帝免史丹策，其辭頗溫厚。

得進退大臣體故錄云

昭帝賜韓福策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本紀元

鳳元年

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常

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按漢世待

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為光祿

大夫卿邪而漢亦以清行徵用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

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

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皆艾二人以老病

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

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

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

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

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莽雖無道

然其白遣節義之士恩意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

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

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

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

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

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非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

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

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

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更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辱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按晁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怨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求而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武帝問賢良策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

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脊晉氏曰東

夷也今挹婁地是北發渠搜應氏曰朔方有渠搜縣顏氏曰言

氏羗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

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虯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

宗廟夙興。臣求夜寐。臣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
與。何行而可。臣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
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
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臣書對。著之于篇。朕親
覽焉。按本紀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以考之
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不同
時。蓋史
誤也。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二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
以夙夜不皇。康寧求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
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

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
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
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
道微缺。陵夷至孱。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
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
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
或諄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
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
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

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
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
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山木。三光全寒。
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虐方外。延及
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
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
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
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
朕將親覽焉。按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
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云云。
即此篇也。曰即位可知其為建元初矣。本傳
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服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
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吝黃旌旗
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
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王不瑒。又云
非文王以輔德二端異焉。殺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
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圜圜空虛。秦國
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風。籍晨興
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尊業皆在力本任

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自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是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四

按本傳仲舒對云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

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虛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按仲舒對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嗣立魏其武安侯爲相今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林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元年罷申商儀秦之言嬰蚡之

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

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

大夫習焉其悉意止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

焉靡有所隱按弘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

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

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

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於仁

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明義理之源而智之

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

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

旱以為祭之餘烈成湯以旱而自責弘乃歸之於祭使

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已過弘實啓之蓋武帝即位之初

諛詞求合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為

第一召見拜博士復上疏以周公自許上異其言後遂

以阿意從諛取宰相為當世識者所譏其心術之微已

見於始進之日矣弘之策不得與此編故論其大槩云

以上皆問賢
良策凡六首

文帝賜尉佗書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

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

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南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

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與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

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取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耆溼士卒大

疾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

里廼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曰朕從代來即位意廼為佗親

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

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弃

外奉北藩于代愚謂即此一語道里遠遠壅蔽樸愚未

嘗致書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

能獨制廼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

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

人存問脩治先人家按二事各從其半蓋前日聞王發

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

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奔前患類氏曰彼此共奔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錦裝衣曰褚上中下者錦多少輕重之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

貢職

遺匈奴書

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以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後故約云云前六年遺匈奴

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按此冒頓單于也

使係虛淺遺朕

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後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

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

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

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古兵

事服

言天子自所服也

繡袷綺衣

袷者衣無絮也。綺，袷裏也。衣以綉為表，綺為裏也。

長襦

錦袍各一，比踈一。

比，髮也。

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

胡帶也。

之鈎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有遺單于

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

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耶，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隨其詭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遺匈奴書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

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彫渠難郎中

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顏氏曰：當戶，沮渠者，一人名為二官，彫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

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

晉氏曰：濞，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今按顏

氏作趨字句絕，愚謂降字句絕。

其趨皆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

歡然，其事已在前矣。

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

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

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相傳施

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

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葉金帛，綿絮它物。

歲有數亦以地寒為辭然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

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

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隨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

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行喙

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危等

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

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

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

○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以上皆賜夷狄書凡三首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

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

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

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

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

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其事詳見後侯應議中

右兩漢詔冊凡一百首按文中子曰漢之詔冊則幾

王之誥兩漢之制繁然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文中子之論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

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為後世法
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
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
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自後
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惻但憂民之實意而辭氣
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錄
其可錄者厘為四條以為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興
元赦令能興起人心以其詞尚偶儷故不入正宗而
此附于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